

荒村夜宿

駱梵 / 文

薛聰賢 / 圖



從前，有一個武秀才，路見不平，都拔刀相助。

那年請試，他去北京會試，沒帶僕人，仗着自已一身本領，騎一匹好馬，背弓攜劍，一鞭獨行。一路射些雉兔野味，到旅店歇的時候，做下酒菜。

某日到山東，馬跑得太快，過了歇宿的地方，昏天黑地，再不能前行。見山窪裏有個人家，燈光從大門射了出來。續麻的老婆子聽見院子裏響起馬蹄聲，站起來問。秀才高聲道：“大娘，小生是借宿的。”

老婆子道：“啊呀，這個老身做不成了主呢！”

秀才聽音調中有些無奈，不免生疑，便問道：“大娘怎麼一個人在這裏？”

老婆子道：“老身是個寡婦，夫死了多年，獨子在外頭做生意。”

“娶了媳婦嗎？”秀才問。

老婆子蹙起眉毛道：“媳婦性情粗暴，力氣比牛大，指頭向誰一伸，誰就要在床板上躺半個月。老身把她當神看待，還時常受她埋怨。所以老身不敢答應官人借宿。”說罷，眼淚嘩嘩地淌着。

秀才不覺雙眉倒豎，兩眼怒睜，吼道：“天道何在？我要為你教訓這個惡婦！”

秀才把馬拴在太湖石上，拔出寶劍來。老婆子道：“官人吃了虧，可別怨我。我媳婦不是好惹的！

每天吃了午飯，她就空着手去找一些獐鹿雉兔回來，醃起賣給客人。多半是一、二天回來。生活用度全靠她賺的銀錢，老身不敢管她。”

秀才插劍回鞘，道：“我生來欺硬怕軟，

專愛替人出力。做媳婦的怎能頂撞婆婆？既然大娘靠她度日，我就饒她一條命，只狠打她一頓，使她改過性子。”

老婆子道：“有腳步聲，我媳婦回來了。”

秀才氣忿忿地等着。不一會兒，一個高大人走進來，把身上扛的一件東西朝院子裏一摔，叫道：“娘！快拿火把來給我剝皮。”

老婆子細聲細氣地道：“又逮到大蟲了嗎？”

點了燈來，秀才大吃一驚，地上是一頭死虎，禁不住嚇得跳起來。婦人看到馬，便問：“這馬那裏來的？”

秀才在黑地裏看過過去，是個黑長婦人，胳膊比他的大腿還粗些，心想：“能背死虎回來，本事不小。”心裏就有幾分害怕，連忙過去帶開馬，縛在樹上，走向前作一個揖，道：“小生是個秀才，趕過了客店，來到寶莊，見大門還沒開，冒昧求借一宿。”

婦人笑道：“娘好懂！既然知道是貴人，這更深時候怎能叫人露宿天立着？”說到這裏，指指死虎：“賤婢今晚在山上遇到這隻潑花團，好不容易讓我追上來。回來遲了些，失禮多多，請貴人別怪罪！”

秀才見她說話爽快，禮貌周到，猜想不是一個不聽人勸的，

連聲應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

婦人走進堂屋，提來一張椅子，放在廊下，對秀才道：

“本來應該請進堂屋，因為婆媳兩個人都是女流，男女不能相混，委屈貴人在這裏歇腳。”接着搬張半桌，放在他前面，又點盞油燈。隨後提了死老虎到廚房去拿了。

不多工夫，婦人出來，左手一壺熱酒，右手一個大托盤，盤內一碟虎肉，一碟鹿脯，還有醃臘雉兔等五六小碟。

“請貴人休嫌怠慢！”婦人道。

秀才連聲稱謝，自斟自飲。不久酒盡菜光，起立拱手向婦人道：“多謝娘子豐盛款待！”

婦人回禮道：“惶愧！惶愧！”拿過托盤收拾桌上的碗盞。秀才抓住機會問道：“像娘子這樣英雄，小生第一次親眼看見，怎麼尊卑分上似乎欠缺些個？”

婦人把托盤兵丁兵嘴放下，眼睛睜如銅鈴道：“剛才老傢伙對貴人說了甚麼？”

秀才忙道：“這倒沒有，只是見到娘子在言語之間不大尊敬，不像個做媳婦的。而娘子獵獸本領高強，待客周全，又不像個不明理理的，所以動問一聲。”

婦人聽說，一把抓住秀才的衣領，一隻手拿起燈盞，到太湖石邊，道：“請你來評評理。”

婦人倚着太湖石，向石頭指了指，道：“前天燒飯，我說用乾柴，她一定要用濕柴，弄得滿屋子煙，是我不對？是她不對？”說完，拿食指朝石上一指。“這是

一件！”畫了畫，那石皮馬上亂爆起來，插了一寸多深。她接連數了三次，畫了三次，那太湖石上就並排留下三條刻痕。

秀才滿臉通紅，汗下如雨，連氣也不敢出，連聲道：

“全是娘子對！”

婦人在廊下支起一張繩床給秀才睡，替他餵了馬，然後進去關上門。

秀才一夜沒有合眼，嘆道：“天下居然有這樣大力的人，如和她交手，非死無逃！不過她也是個明理的人，只是在語言上不大懂得尊敬長輩罷了。”

天明，秀才收了威風，向婆媳二人道謝，不聲不響上馬離去。

